

一位城管人带您透视社会当下摊贩的生存与真相

一个蛮货传奇、一幅街头浮世绘、一味社会发展共存状态的解析

天下无摊

薛意楠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天下无难

薛慧楠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下无摊/醉意葫芦著.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115-3540-5

I. ①天… II. ①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3849 号

书 名: 天下无摊

作 者: 醉意葫芦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孙 祺

封面设计: 大途文化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9528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领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362 千字

印 张: 19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3540-5

定 价: 42.00 元

目 录

第 1 章	山沟村的狗剩	1
第 2 章	真不是讨饭的	5
第 3 章	吃包子的幸福	9
第 4 章	城管是什么?	14
第 5 章	这才是过日子	18
第 6 章	城管来了	22
第 7 章	胜利的围剿	28
第 8 章	怎样算有出息	34
第 9 章	推不掉的人情	37
第 10 章	梦里姆妈	40
第 11 章	算不算因公牺牲	43
第 12 章	看病也是促进消费	46
第 13 章	智斗刁老板	49
第 14 章	生因吃大餐的理由	52
第 15 章	我的大名叫狗剩	55
第 16 章	李婶病了	59
第 17 章	城管也怕赖的	62
第 18 章	被当成枪使了	66
第 19 章	城管不是坏人	70
第 20 章	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76
第 21 章	狗不剩包子	78
第 22 章	跟你卯上了	80

第 23 章	解放相亲了	84
第 24 章	不能让的底线	87
第 25 章	保护阿黄	90
第 26 章	韭菜似的摊贩	94
第 27 章	摊贩的游击战	97
第 28 章	猫和老鼠的规则	100
第 29 章	麻辣烫的诱惑	104
第 30 章	狗剩的理想	107
第 31 章	起早贪黑的苦城管	110
第 32 章	横的碰上蛮的	112
第 33 章	幸福来得太突然	115
第 34 章	城管大队的花朵	118
第 35 章	罚款是有学问的	121
第 36 章	支教贫困山村小学	124
第 37 章	放任一个纵容一群	127
第 38 章	衬衫西裤解放鞋	131
第 39 章	马路惊魂	134
第 40 章	不给面子	137
第 41 章	高考前的夜间整治来了	142
第 42 章	狗剩被抓	145
第 43 章	意外的冲突	149
第 44 章	姚狗剩这个难题	152
第 45 章	吴斌的难题	155
第 46 章	麻辣烫里有苍蝇	159
第 47 章	认怂	163

第 48 章	少门栓的烂嘴	166
第 49 章	偷吃不成惹身腥	169
第 50 章	怂人的活法	172
第 51 章	一份沉重的笔录	174
第 52 章	怂人也要过日子	183
第 53 章	雨中哭泣	186
第 54 章	弱势群体的定义	190
第 55 章	摊贩存在的必然性	194
第 56 章	摆摊新地头	196
第 57 章	撞枪口上了	199
第 58 章	灵魂深处的鞭挞	202
第 59 章	他就是姚狗剩	205
第 60 章	狗剩的委屈	208
第 61 章	城管难当(1)	211
第 62 章	城管难当(2)	214
第 63 章	信念之塔的破裂	218
第 64 章	摆摊是靠劳动挣钱	220
第 65 章	沈一琳带来的冲击	226
第 66 章	其智若妖	229
第 67 章	城管大队的内部危机	232
第 68 章	放弃后的新目标	235
第 69 章	有钱人都吃包子	239
第 70 章	豆荚小娘和山里姑娘	242
第 71 章	不能就这么算了	245
第 72 章	山里人的本质	249

第 73 章	金炕银炕不如自家土炕	252
第 74 章	有聚有散有希望	256
第 75 章	心灵洗涤	259
第 76 章	故伎重施	262
第 77 章	狗剩就是炸弹	265
第 78 章	不给不给偏不给	268
第 79 章	病猫和壮老鼠	271
第 80 章	别出来和城管犯冲	274
第 81 章	心灵的升华	278
第 82 章	灭鼠行动	281
第 83 章	城管大院卖鸡蛋	285
第 84 章	和城管捉迷藏	289
第 85 章	群众力量的伟大	292
第 86 章(结局)	姚狗剩!	296

第1章 山沟村的狗剩

浙江中部有个多山的县，县城很小，横竖也就那么三五条稍稍有些商业气氛的街道。因为这里不近铁路又不靠海，就算是走公路也需要一圈圈盘出大山才能到达临近的县，所以即使周围环绕着几个全国百强的富裕县，这个小县却始终摘不掉头上的贫困帽子。

县叫晋园，据说原先是叫晋源的，寓意在于这里的人都是从山西迁过来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改成了现在的名儿。不过，不管县的名字叫什么，也不管最早的老祖宗是从山西还是山东迁来，晋园在浙江这么个全国排名靠前的富裕省里，永远都是倒排名顶顶靠前的穷县山沟沟。

山区县更有山区乡，山坳头乡便是晋园最偏远的乡。山区乡也更有山区村，山沟村便是山坳头乡最山里面的村。

山沟村小，有二十几户六十多口人。村里男人都姓姚，村头那间又是山神庙又是祠堂的破屋子里，墙上还依稀画着姚姓祖辈的官服像，老人们也只是在过大年例行祭祖时，才会和小辈说起姚姓人当年在山西如何风光如何贵气，至于这当年是什么年代，那便谁都说不清楚了。反正，山沟村的姚姓人从祖辈到现如今就没风光没贵气过，除了靠上千亩山几十亩田刨点吃食不至于饿死，能完整写出自己姚姓的都寻不出几个，更别说是上学堂当大官的了。

离村中心百多步的村西头有户人家，房子是典型的20世纪50年代泥土草筋混合垒砌成的屋子，要不是几根松树干颤巍巍顶住两面的墙壁，说不定什么时候来阵大风大雨的就给吹倒浇塌了。屋里一床一柜一灶台，乱糟糟的家什没一点规矩地到处堆着，要不是灶台上的锅碗还算干净，任谁进了屋子也看不出这是住人的地方。

姚狗剩就住在这里，他爸过完年就跟着临村的讨饭头子出门去了，他不愿去做那丢人的行当，所以现在家里就剩他一人独自过活。现在才开春不久，山里这时节还没到下地进山的时候，所以姚狗剩会蔫头耷脑地坐在屋前石板上，傻愣愣半晌，回神摸摸脚边别人家赖过来讨吃的土狗脑袋。土狗摇尾蹭头讨好老半天，然后从狗剩这里讨到半条番薯干，一口下去没成想却粘在牙齿上又是一阵好舔，逗得狗剩神经质地笑得打跌。

狗剩有文化，他是村子里少有的几个在城里上过学的“识字人”，虽然也只是很勉强地上到义务教育的小学六年级，但好歹能够用歪歪扭扭的“姚体”帮着村子里

的人写写门联、念念信之类的。当村长的本家二大伯曾质疑狗剩的字为什么这么“扭”，却被狗剩理直气壮地顶了一句：“有本事二大伯你学着写几个？还不见得有我一半顺眼呢！”

狗剩没娘，他是他爸去城里半打零工半讨饭的时候从墙角旮旯里捡回来的，他爸抱着他问遍了周围的城里人，也没问到他的父母是谁。赶巧遇到一位记者把这事捅到了报纸上，因此狗剩他爸抱着狗剩华丽地在县报上露了回脸，还得了一笔不少的捐款——百余元钱、一大堆尿片、旧衣服、杂牌奶粉，等等。他爸穷，30挂零了也没能娶上媳妇，本想拿着百余元钱回村里娶个婆娘，却又被那些婆娘嫌弃带着个不知道哪来的狗剩，不愿嫁给他爸。他爸本分，没有因此抛下狗剩，好带赖管地就把狗剩拉扯到了上小学的年纪。

这时候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了，晋园县开始大规模地清理失学儿童，讲究什么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率，实在供不起狗剩读书的他爸，屁颠颠地拿着当初登着自己捡狗剩那条新闻的旧报纸，跑城里找到已经当了报社领导的“记者”。在“记者”的关注下，又一篇新鲜的题为《八年前的弃儿无力上学，寻求社会帮助》的报道出现在县报上。狗剩记忆里第一次拍照片还被华丽地登上了报纸，可惜的是狗剩确实不怎么上相，躲他爸身后露出半个脑袋，头发还邋遢得厉害，让拿了报纸回村炫耀的他爸没少数落狗剩不争气，见不得场面。

幸运的狗剩因此避免了随他爸出门讨饭的命运，光荣地成为县完小唯一的一名特招生，并最终年年倒数第一的成绩结束了九年读书生涯。只不过和别人的初中毕业不同，狗剩仅仅是非常勉强地从县完小拿到了毕业证书。至于初中，县里的学校没有愿意要他的，乡里的学校不给免费读书的机会，他爸干脆让他回山沟村和那十亩山林三分沟田打交道，也好多少掏摸点吃食出来。

狗剩今年20岁，在县完小的那九年虽然书没读进多少，但好歹给他养出一副壮实的身体。因为山多田少，全村年纪轻点能出去打工挣钱的都出去了，留在家里也就那么老的小的三十来个，狗剩算是这些人里面最年轻力壮且文化最好的。所以，平时村里要是有个修锅灶补墙洞的事情，他那当村长的本家二大伯总是记着狗剩。

这不，狗剩他二大伯揣着封信又找狗剩来了，看到狗剩正蹲自家破泥房子门口抠泥巴逗别家的土狗玩，就远远地招呼一声：“狗剩，二伯找你有正事来了，有水没？给二大伯倒点出来！”

“二大伯！水没烧过，我这就烧去，地瓜刚掏回来两个，要不我去洗个出来你吃着先？”狗剩对这个二大伯还是很尊敬的，一方面因为二大伯是村长，村里谁家修个房子补个锅灶的活二大伯都照顾他，即使没什么工钱拿但至少能解决几顿饭的吃食。另一方面还因为狗剩他爸告诉过狗剩，当年要不是这个二大伯反对，穷得底儿

朝天了的他爸还真就照着别人说的把狗剩卖给要饭头子了，哪儿还有狗剩现在全手全脚还壮成牛似的样子。

他二大伯看看天，这季节还没到可以掏地瓜的时候，而且今年的雨水比往年少很多，地瓜秧都不见得能长齐，何况是地瓜了。“狗剩！你个败家的，想吃地瓜想疯了，这时就把瓜秧子给掏了，光长筋没水肉，有啥吃头！馋嘴了上我家去，年前的番薯干还留了不少，管得你吃去！”

狗剩呵呵地笑了两声，摸摸脑袋瓜上打结了的脏头发，辩解道：“我也不知道好吃不好吃，掏了两个看看，水肉是有点的，就是筋还多。二大伯坐，坐这里，今天为了什么事来寻我，哪个家里锅灶要修了？”

他二大伯吸上两口气，把嘴凑到架着的石板上象征性地吹了吹灰尘，也不管石板上厚厚的青苔，一屁股就坐了下去。那土狗巴巴地凑上来，嗅嗅他二大伯的裤管，拿眼看着他二大伯不停地摇晃尾巴。

“狗蛋，去，去去，自己找食儿去，没见二大伯寻我有正经事情么？瞎凑合什么呀！”狗剩赶开那土狗，跑回屋从枕头下面摸出一包红壳的西湖烟，小心地用手指拈出一根，又把烟盒放回去用枕头压好，才出来递烟给他二大伯。

他二大伯接过烟来瞄了一眼，发现烟管上斑斑点点受潮了的痕迹，犹豫半晌还是没舍得扔掉，划根火柴先来回地烤了烤烟管，才就着最后一点火头点着了香烟。“狗剩，中午光景送信的来过，你解放哥给写了一张信回来，我求着送信的读了，说是你解放哥在一个叫东扬的地儿卖包子缺人手，写信回来让我去帮凑着挣洋钿！喏，这张就是你解放哥的信，你瞅上一瞅。”

姚解放是狗剩二大伯的大儿子，早很多年就出门赚钱去了，这些年也没见着回来。照着村里那些长舌头的婆娘的说法，八成是没赚着什么钱不好意思回来或者干脆入赘嫁了哪家的因没脸回来，就为这事狗剩他二大伯没少和那些个婆娘拗气顶牛打嘴皮战。

狗剩三两眼看完信，啧啧连声地说道：“二大伯，解放哥信里说他们那儿卖包子一块洋钿一个，啧啧，那该多大的包子啊？城里学校比拳头小点的包子才卖三毛呢！”

“谁知道多大啊？我活这么大年纪了，也没见过一块洋钿一个的包子！要不是你土改哥人傻又才生了小孩，二伯还真想去看看解放，几年没回家了，也不知道混得怎么样？狗剩，二伯想啊，解放既然写信回来让我去帮凑他，那就肯定缺人手了，反正你在家也没事，要不你就替二伯去看看解放？不管混得好坏，总得回来娶媳妇生小孩不是，你去替我劝劝他。要是他那缺人手，你就帮着干两天，你家那三分田二伯给你看好就是！”

狗剩待在家里正闲得慌，听二大伯这么说，想也没想就拍胸脯应承下来。因为

记挂着姚解放信里说的一块钱一个的大包子，这厢二大伯才抬脚，狗剩就转身回屋翻出个蛇皮袋，往里面胡乱地塞些衣裳，甩在背上要出门。

二大伯没想到狗剩有这急性，赶回家去理了些番薯干、笋干什么的让狗剩带着，临了又塞给狗剩十块钱：“狗剩，二伯不能让你帮干活还贴洋钿坐车，这十块钱你先拿着，到了城里照着信上的地址去邮政局问问，要是去东扬的车费不够，等你回来二伯再补给你。出门别和人，总争不过城里人的！还有，要小心别被骗了！还有，还有……”

狗剩接过钱塞在贴身衣服的小袋里，再用别针仔细别好袋口，也不管他二大伯还在啰嗦，很是潇洒地挥挥手：“二大伯，你不放心谁也不能不放心我啊，我可在城里读了九年书呢！走了走了，再不走天都黑了！”

“诶！诶诶，狗剩！你见到我家解放，一定让他找时间回来一趟，去见见他小姑婆表亲家的姑娘，我去看过，年纪稍微大点，可人还是满实诚的……”

第2章 真不是讨饭的

从晋园县最偏远的山沟村走到县城，少说也有90里地，其中还有一大段的山路要翻坡过沟，等姚狗剩远远地看见县城里通宵不熄的路灯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两点钟了。实在走得乏了的狗剩，随便找了一个稍避风的门洞，缩着身子就睡着了，三月里依然寒冷的天气也没能把他冻醒过来，直到天亮时分屋子的主人出来驱赶才把他唤醒。

姚狗剩背着蛇皮袋，一路东张西望着来到门口竖着绿皮筒的大楼，这个上学的时候老师教过，他也认识门头上那大大的邮政局的字样，知道这是寄信的地方。狗剩站在挂着透明帘子的大厅门口，捏着姚解放寄回来的信，畏畏缩缩地想找人问问，每一次还没等他开口，来往匆忙、衣着光鲜的那些城里人，便一脸嫌恶地急急避开。

见没人愿意搭理他，狗剩干脆往墙角一坐，翻出蛇皮袋里的番薯干稍稍给自己填一填肚子。春天的日头暖洋洋地照在身上，又饿又疲的狗剩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过去的。

睡梦里，姚解放端着一大篓子的硕大肉包子，笑着放在自己面前，还不住地说道：“吃，吃，随便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狗剩那个幸福啊，再没有比随便吃这么大、这么多肉的包子更让他感到满足的事情了！狗剩拼命地吃啊、吃啊、吃啊，一直吃到肚子实在撑不下了为止，他摸着已经胀成个南瓜的肚子，笑着问姚解放：“解放哥，以后还有的吃没？”姚解放微笑着不回答，狗剩就又问：“以后还有的吃没？”姚解放越不回答，狗剩就越是不停地问，一直问到姚解放的脸渐渐模糊，笑容越来越远，越来越看不清楚，狗剩惊惶地伸手想抓住姚解放，却怎么抓也抓不住……突的，梦就这么醒了。

狗剩揉揉眼睛，左右看看，又摸摸依然空瘪的肚子，自嘲地笑着摇了摇头，起身想爬上蛇皮袋继续等待哪个好心人给自己指个路，却突然看见面前的地上零零散散地落着一些钢蹦，几个暗淡的一毛头里面甚至夹杂着两个醒目的，在中午的阳光下散发着刺目光芒的一块硬币！

狗剩迷糊地寻思着这些钱的来路，犹豫着该不该一枚枚数起来放进自己的口袋。还没等他作出决定，从邮局门口掀着门帘出来的一双皮鞋，匆匆地闪过狗剩的眼前，两个一毛头潇洒中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又落在了他的身上，蹦了两蹦后旋转着和那几个早先就在地上的硬币混合在了一起。

狗剩疑惑地顺着皮鞋抬眼去看，笔挺的西装一个矮身钻进狗剩不知道牌子的轿车里，嘭地关上车门遮住了狗剩的视线。狗剩猛的想起了他爸，想起他爸当初鼓动他一起出门讨饭时说的话，穿得破点、脏点、弄个蛇皮袋、往墙角街边旮旯里一躺、干巴巴嚎上几声可怜啊可怜啊，就能白捡人丢下的碎钱，运气好了说不定还会碰上一两个傻冒，收获张面额大的，可比打零工轻松多了！可是，可是——那是讨饭的行径，我狗剩什么时候成讨饭的了？

于是，狗剩没来由地怒了，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要力气有力气要知识有知识的年轻人，怎么就莫名其妙地被人当成讨饭的了呢？狗剩猛的从墙角弹了起来，抓起身边的蛇皮袋，惊惶地窜出两步，对地上散落着的硬币连瞄都不敢瞄上一眼，生怕抵挡不住捡起来放进口袋里的欲望。

不看，坚决不看！

不能看，看了就真成讨饭的了！

要不看看不捡？不捡就不是讨饭的！

总要看地上有多少钱吧，数数多少钱和要饭的可没什么搭界！

嗯——有多少钱呢？大概有四块多吧，怎么说里面还有两个一块的，加上那么些一毛头，四块应该是不会少的吧？算四块吧，四块钱能干什么呢？解放哥说的那种一块钱一个的大肉包子能买四个，如果换成学校里那种小的肉包子，三毛一个，一块钱买三个还多一毛，四块钱买十二个还能多四毛！要是不买肉包子，买落谷饼，一块钱能买五个，三个就能吃得饱饱的，省点吃能吃两顿，一天吃两顿只要一块钱，四块钱能管四天饿不着！要是不买落谷饼，买番薯，一毛钱可以买一斤，一块钱买上个十斤，放蛇皮袋里够自己饱饱地吃上三天，剩下的那三块钱就先存着，那自己这么出来一趟就赚了十三块了！要是在家，去山里刨一整天的野藤梨根也不见得能刨出十三块钱来。

狗剩的脑袋里不断地冒出回身去捡拾那一地硬币的念头，刚才觉得看一眼就成讨饭人的念头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再没想起来。

狗剩探着脑袋左右看看，见周围确实没有人注意到自己，缩着身子慢慢地往后挪了两步，又踌躇地停下来左右看看，又往后挪了两步，薄薄的解放鞋底清晰地传来踩到硬币的硌脚的感觉。狗剩慢慢地蹲下身子，紧张地观察着四周，用那只空着的手慌张地摸索着脚边的地面，摸到一个就往裤袋里塞一个，连着摸了十来个硬币后，好一会儿没再摸到下一个，狗剩紧张地冒出一头汗来，从小到大他也没经历过如此慌乱的事情。

周围没人往这边看，真的没人看过来，这是个好机会！狗剩一挥手，紧紧抓在手里的蛇皮袋扔在一边，低下头麻利地连连捡拾着地上的硬币。怎么只有一个一块的，刚刚不是明明看到有两个吗？狗剩急了，两个一块的怎么就只有一个了呢，

那可是十斤番薯自己三天的口粮啊！看看周围地面，没有，掀起蛇皮袋看了看，还是没有！难道刚才已经捡进裤袋里了？狗剩不放心地一把掏出裤袋里的硬币，仔细地摊在地上拨了拨，还是只有一个一块钱！

脚下！狗剩突然想起自己的脚下还踩着一个，情急之下怎么就忘记了呢？赶紧翻起脚板，那一块头赫然就在自己脚下，狗剩欣慰地笑了，这十斤番薯最终还是被找到了！狗剩紧紧地捏着那一块钱，举到眼前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失而复得的欣喜让他笑得那叫一个灿烂，那一块钱反射的阳光让他觉得再没有比钱币的光芒更迷人眼睛的了！

邮政局门帘掀开，一双擦到能映出狗剩脸上粘着眼屎，高筒上点缀着小小碎花的女式皮鞋迈了出来。大厅里面的暖气夹杂着鞋子主人浓郁的香水味，一起扫过狗剩的脸颊，让狗剩一个激灵从十斤番薯的喜悦中清醒过来。狗剩第一个反应就是手忙脚乱地抓起地上的硬币，往裤袋里塞，头上却传来一声任何人都能听出味道来的鄙夷嗤笑，两个一毛头准确地落在狗剩的脑袋上，其中一个骨碌碌地在狗剩眼前的地面上旋转几圈，安静地倒在那里；另一个却实在是有些存心戏耍狗剩似的，不仅滚出老远，还好歹不歹地滚到了碎花皮鞋的脚尖前面。

狗剩根本不用抬头，就能清晰地感觉到碎花皮鞋主人那极度鄙夷的眼光如利剑般扎向自己。狗剩看了看滚远了的那枚硬币，只是犹豫了很短的一点时间，麻利地收拾好前面的硬币，对于新落在面前的那枚硬币，他没有去捡，甚至连看都不敢去看。碎花皮鞋还没有离开，还站在那里，她的眼光一定还落在自己身上！狗剩连抬头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佝偻着身子，背上蛇皮袋，仓皇地逃离开那足以羞死他的目光！

逃离邮政局后，姚狗剩的心一直扑扑地跳得厉害，心里的惊惶让他暂时忘记了肚皮的空乏，潜意识里对陌生事物的恐慌和对熟悉事物的亲近让他不知不觉再次回到了曾读过书的晋园县完小。站在完小那熟悉的大门前，狗剩的心终于真正平复下来，深深地吸了口气，极自然地挂上笑容朝里面走去。

“站住！干什么的？这里是学校，收废品的不能进去！”门边的房子里闪出一老头，伸手拦下了直往里闯的姚狗剩。

狗剩定睛一看，这不还是当年那个自己捡了同学们扔掉的书本，都卖给他的门房老头吗？“刘爷爷，呀！刘爷爷真是你啊！”狗剩一把抓住老头，把脸凑到他的面前：“我是狗剩，姚狗剩！你忘记我了？以前我在这里读书的时候，两斤废纸到你这里换顿吃食，我可是经常来的！”

老刘厌恶地捂着鼻子把狗剩推开至眼前一臂的距离，仔细地看了看狗剩那张带着谄笑的脸：“哎哟，真是狗剩啊，都有三年了吧，你走时就这般高现在还只有这般高，不过那会儿可比现在干净多了！读书的时候捡破烂怎么现在还捡破烂啊？”

“刘爷爷，我可没捡破烂！”狗剩赶紧拉开蛇皮袋，给老刘看看里面装着的换洗衣服：“我这是上城里来寻我二大伯家的解放哥，寻着寻着就走到这来了，来了就想进去看看，没想刘爷爷你还在这儿呢！”

老刘上上下下地打量姚狗剩，疑惑着问道：“狗剩，这三年你都做啥行当呢？怎么就搞得这么脏兮兮的，不会是随人讨饭过日子吧！”

老刘提起讨饭，狗剩的脸瞬间就胀得通红，喃喃的不知道怎么反驳，搓着衣角转头就想逃开，反被老刘摇着头拉住：“到了刘爷爷这里，让你没点吃食走了也说不过去，来，爷爷给你下碗面，吃了再走！这么大块头，寻点力气活干干不也满好，为啥非懒到去要饭呢？”

狗剩委屈极了，只觉得眼睛一阵酸涩，那泪水有喷薄而出的趋势，却只敢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辩解道：“刘爷爷，我真不是讨饭的！真的！”

老刘给狗剩解决了肚子的问题，也给狗剩解决了东扬在哪的问题，按老刘的话说：“从咱晋园到东扬不远，坐车也就四个小时的工夫，车钱也不贵，最多三十多块钱。”

狗剩摸摸只有半饱的肚子，没好意思再要碗面条，从没舍得花钱坐车的他也换算不出四个钟头车程要走多少时间，犹疑着问老刘：“那走着去呢？”

“走着去？”老刘愣了一愣，细细想了想才回答道：“估计也要两天吧！狗剩，你不会真想走着去吧！”

“两天？”狗剩一下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我从山沟村走到咱城里也就用了大半天，两天？两天都走到北京去了！”

老刘想着这问题要和狗剩讲清楚实在是要费老大工夫，也没那耐心和他细说，看怪物似地看了姚狗剩老半天，最终无奈地摇头：“狗剩，帮着刘爷爷把学校里的垃圾堆清理了，你去东扬的车钱刘爷爷帮你出了，真走着去还不知道要走到什么时候呢，你说怎么样？”

狗剩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了，清理垃圾堆的事儿他读书的时候就常干，也不是真的要把垃圾都清走了，只不过就是翻翻垃圾堆里有能卖钱的物什，捆成一扎交给老刘就是。也不需要老刘多说，狗剩熟门熟路地抓起墙角的钩耙，顺手捞上两根麻绳就往学校里面的垃圾堆走去。

第3章 吃包子的幸福

晋园县长途汽车站，狗剩手捏去东扬的车票，朝热心的老刘爷爷挥手告别。要不是老刘怕狗剩真的走着去东扬半路出点什么事情，本着好人做到底的心思，硬陪着狗剩到车站买好票，就冲着29块5毛的票价，从小到大没花过车钱的狗剩说不得还真就走着上路了。

看着老刘摇着头离开，姚狗剩在候车室的角落里找了个地儿，背靠着蛇皮袋往地上一坐，把手塞进衣服里扯出一本皮面的记事本，棕褐色极精致的封皮上沾染着点点的干泥巴，左下角还有淡淡的粉红色污渍。狗剩将那一角粉红凑近鼻子用力地吸了几下，很肯定地下了断语：“牛奶，肯定是牛奶！上学那会儿同学带来喝的时候我闻的多了，就是这味儿！带红色的牛奶肯定是高级货，这家小孩也真是的，不就是被牛奶弄脏了吗，顶好的本子就这么扔了！幸好被我捡着了，要不就真浪费了，放小卖部少说该卖十块钱呢！”

姚狗剩窃喜着翻开本子的封皮，第一页的中间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三一班李子月月鸟（李子鹏）。狗剩噗嗤就笑了，这么奇怪的名字加上这么扭的字体，和他擅长书写的姚体可真没法比！狗剩这么想着又从口袋里摸出一支没了笔盖的圆珠笔，并拢了膝盖顶住本子，在那行字上拦腰划了条横线，才在稍下面的位置仔细地写上：女兆狗乘り。然后歪着脑袋仔细看看自己的名字，觉得字太少点，至少没原先那行字多，就又在名字后面添上“的本子”，这才满意地点点头，用嘴咬住笔杆继续翻到下一页。

“3月3日，星期一，晴。陆波对我jie木象皮，我不jie，他哭了，我笑了。”狗剩撇撇嘴，在“jie”的下面写上“借”字，又把“jie”拦腰划掉，嘴里喃喃着：“连借字都写不来，借字应该这么写！不就借个橡皮吗？我姚狗剩读九年书就没用过一块橡皮，不照样毕业了吗！”

说着，姚狗剩又往后翻了一页。“咦？怎么是空的，写一张纸就扔掉了，可惜可惜，真是可惜！这么好的本子你不要，我狗剩可舍不得扔掉，也不看看多好的皮面，正好给我写日记！唔，今天是什么日子来着？”狗剩在候车室里上下左右地张望，望见墙壁上悬挂着的电子日历，仔细看了好久才看明白了上面那诸多数字代表的意义，低下头在那页空白纸面上，一笔一划地写下了离开山沟村后的第一篇日记。

3月7日，星期五，晴。

昨天二大伯给我十元，叫我坐车到城里，我没坐，走来的。今天在邮电局门口

睡觉，城里人把我当要饭的，拾来4元3毛，并在一起有14元3毛。我去学校，读书时老是叫我去捡垃圾堆的刘爷爷 shao 面条我吃，买东扬车票给我，车票要29元5毛，很贵，他真是好人。我要去东扬找二大伯的大儿子解放哥，他说东扬的包子很大，要卖1元1个，我好想吃肉包子，睡觉的时候梦到吃包子，香，好吃，真好吃。刘爷爷的面条一定没有包子好吃。

狗剩咬着笔杆，还想继续在日记上写点什么，却听到候车室的广播喊着：“13点40分前往东扬的旅客注意了，您乘坐的班车开始检票上车，您乘坐的班车开始检票上车！请到候车室2号通道检票上车，请到候车室2号通道检票上车！再播报一遍……”

姚狗剩赶忙合上本子，将其小心地塞进蛇皮袋里，用布条扎紧了袋口，背在肩膀上三步并两步地朝着二号通道赶去。

……

“东扬车站到了，下车了！喂，醒醒，醒醒，到站了！”卖票的使劲推醒正流着口水，睡得喷香的姚狗剩。

狗剩张开迷糊的眼睛看看车内的情形，才发觉车上只有他一个人还留在车上，赶忙歉意地连连点头，抱着一路就没放下过的蛇皮袋，慌张地下车跟着人流走出车站。

“哇，这就是东扬啊，可比我们晋园县城热闹多了！”看着车站外拥挤的马路，嗅着路边卖吃食小贩车上传来的阵阵香气，狗剩傻笑着东张西望，感觉无比新奇。从来没有离开过晋园小县城，甚至除了小学读书的学校就没有在家乡县城里好好逛过的狗剩，站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街头，满脑子都是连自己都没能明确表达出来的感慨。

“狗剩，到了东扬，你就拿这信上的地址找人问问，你解放哥也没留个电话什么的，你就按这个地址去找。”狗剩想起刘爷爷送他到车站前交代的话，忙从口袋里摸出信，谄着脸凑到车站门口小店的老板跟前，指着信上的地址问道：“叔，你晓不晓得这个地方怎么走？”

店老板接过信，仔细地看了看上面的地址：“荷藕塘村荷塘路19号。荷藕塘村不远，你顺着这条路往上走，也就走个一里多点的路，路边有块牌子，就那儿！”店老板一边说着一边比划着方向。

一里多点的路，那在狗剩脚下还不是立马就到？狗剩听店老板这么一说，怀揣着马上就能见到解放哥，吃到一块钱一个包子的喜悦，不等拿回信，抓起蛇皮袋就跑，还是那店老板赶紧喊住了他，把信递回来，临了还不忘好心地提醒一句：“小后生，走个里把路再找人问问，别走过头了！”

也亏得店老板最后的那句提醒，狗剩一路问着很顺利地找到了荷藕塘村，至于